

肩负使命的 经济学家

康铨承近期有幸采访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阿蒂夫·米安。米安教授认为，从道德角度来看，弥合贫富差距势在必行

照片: JIM GRAHAM PHOTOGRAPHY

每个人身边都会有一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有人嘲弄说，这就是千禧一代的特点：美式酪梨吐司和价格不菲的拿铁会搞得他们入不敷出，经常要靠借钱度日。但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公共政策和金融教授阿蒂夫·米安（Atif Mian）认为，在现代，一个人靠信用贷款过日子不能算是挥霍。相反，他认为，过度借贷恰恰是经济体系因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而扭曲的证据。

米安说：“这似乎表明，现代经济对信用的依赖已经过度。我们要搞清楚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

这位44岁的巴基斯坦裔美国人设法从新的角度来说明我们现代人为什么会对债务过度依赖。在这个过程中，他撰写了一篇新的论文，分析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大的一次经济衰退。在他和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阿米尔·苏菲（Amir Sufi）于2014年合著的《房贷》（House of Debt）一书中，他们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大衰退”。正是凭借这本书，米安于当年入选IMF发布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25位年轻经济学家。

两位作者分析了海量数据，并从中发现偿债能力最差的借款者的家庭债务大幅增加，这加剧了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在这本书中，他们认为决策者犯了错误，将过多的精力放在银行系统和救助银行上，而不是借款者身上。

苏菲说，他们的研究有助于IMF、美联储、英格兰银行以及澳大利亚、中国和以色列的央行更加重视家庭债务问题。

自本书出版后的五年间，米安和苏菲扩大了自己的研究范围，将着眼点放在家庭债务和经济不平等上。在近期的研究当中，他们把1980年以来不断恶化的家庭债务与超级富豪的崛起联系起来，认为日益严重的收入差距与巨额财富的集聚息息相关。巨额的财富使经济系统充斥着宽松的信贷，而这种信贷只刺激了消费，无法通过实际投资来助力经济增长。

热衷效率

在很多次电视台采访中，相比起谈吐不凡、语

速很快的搭档，安静而内敛的米安似乎显得有些相形见绌。但是离开了摄像头，在私下交流中，米安温和的性格反而令人觉得友善体贴、魅力十足。他对这门沉闷的学科充满热情，但这种热情却往往被人忽视，而让他醉心于这门学科的原因是能够借助其中的知识提高效率。

“我热衷于经济学的原因是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组织起来，发挥人多力量大的效应，这也是我对经济学的定义。”米安说道，“我认为，经济学是一个独特的领域，它的研究重点都是类似问题。”

跟米安一起生活了近20年的妻子艾莎（Ayesha）打趣说，他在个人生活中也讲究效率。他们经常在晚上招待宾客，在这种时候，他对效率的执着则体现在他十分热衷于“高效地利用屋内空间”。

她笑着说：“如果有一个三座沙发，他希望沙发上能坐三个人。可如果这时只有两个人安逸地坐在沙发上，他就会觉得这样很低效。诸如此类的小事，他从来不会忘记。”

可如果没有第三个人去坐那个沙发呢？“那么他的脸上就会露出难过的表情。”

米安接触到经济学纯属偶然。他出生在巴基斯坦的一个中上阶层的家庭，是家里的独子，他的父母都是政府医生。他说，父母本来希望他能当医生或工程师。由于他对医学毫无兴趣，他选择了工科。他的家庭非常重视教育，母亲为了他的教育搬到了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合尔，而他的父亲仍在几百英里之外的地方工作和生活。

17岁那年，在父亲的鼓励下，年轻的米安申请了几所美国大学，最后获得麻省理工学院（MIT）电气工程专业的全额奖学金。他说，收到MIT录取通知书是“他一生中最快乐（和最幸运）的事情之一。”

来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是米安人生中第一次探索巴基斯坦以外的经历，也是他第一次独立生活。尽管他是个勤奋的孩子，但他并不喜欢工科。米安转而攻读数学和计算机科学，在修完人文学科的学分时，他意外接触到了经济学。

他发现，经济学的的一个研究领域可以解决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即自他的童年以来，巴基斯

坦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巴基斯坦是一个独裁国家，因为暴力、极端主义和国内宗派间的紧张关系而四分五裂。

米安说：“你可能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比如，难道世界真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吗？暴力不断、社会分裂？难道不能变得更好吗？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我希望能改善的方面。”

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学业，获得数学和计算机科学的学士学位，并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了一小段时间。之后，他决定回到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2001年，他取得了博士学位，他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银行和治理。接着，他去了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担任金融学助理教授和副教授，直到2009年。之后，他进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经济学、金融和国际商务教授。2012年，他加入普林斯顿大学。

研究伙伴

苏菲是巴基斯坦裔美国人，出生在底特律，在堪萨斯州的托皮卡长大。苏菲与米安是经两人共同的朋友介绍后相识的。这个朋友认为，他们有着相似的兴趣。据苏菲讲，这种兴趣是“利用应用微观经济学知识，回答金融和宏观经济学交叉领域的重要问题”。

在这两位作者看来，使用微观数据或颗粒化数据来回答宏观经济问题是他们对经济学的特殊贡献。米安说：“自从我们早期对2008年的经济衰退进行研究以来，这种经验主义方法才真正受到重视。”

他们的那部著作《房债》正是源于共同的兴趣。这本书入围了《金融时报》2014年度最佳商业图书，尽管最终获奖是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21世纪资本论》。

美国前财长拉里·萨默斯认为，这部著作“可能是2008年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大衰退之后最重要的一本书。”在一篇书评中，萨默斯表示自己赞同作者的主张：在大衰退期间，我们本应该更加重视家庭。

在与米安交谈时，我几乎能感到他的工作是建立在一个理念之上，即对社区或国家的福祉取

决于全体民众是否富庶的坚定信念。他说：“当谈论大衰退这类话题时，你知道，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能否包容彼此之间的差异，能否意识到我们彼此是相连的。”

萨默斯赞同这样的观点，即在未来有关金融危机的所有工作中，必须考虑家庭的资产负债情况。同时，他为当时的决策者进行辩护。

“米安和苏菲犯了学院派经济学家常犯的错误。在这些经济学家中，许多人都不愿意去了解基于多种考虑而做出的政策选择，而这些考虑并不以简单模式为蓝本。”萨默斯这样写道。

米安反驳道：“正是这种政治上缺乏胆识和对严峻局势不了解才导致这些问题的出现。”

米安和苏菲写道，如果决策者能推动对负债家庭的救助计划，他们就能更好地管控这场金融危机。政府决心以牺牲那些深陷债务泥潭的家庭为代价，设法挽救银行。对此，两位作者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米安说道：“你本可以对银行说：‘我们央行和财政部现在免费向你们提供资金。你们必须把这笔钱转给借款者。’”此外，政府本来可以下令暂停房屋止赎。“没有人能消化掉银行推向市场的400万套房子。”米安是通过相关数据才了解到这个情况的。

他的妻子艾莎说，他最看重的始终是数据，但也十分愿意接受合理的争辩。他们的两个小女儿认为私立学校实行的是精英教育，不愿去那儿上学，于是便跟父亲解释了自己的看法。

艾莎说，米安对此的反应是：“我们不应该送她们去那里。只要她们有合理的理由，我接受她们做出的决定。”

米安和艾莎从年轻时就认识了。在米安来到巴基斯坦向艾莎求婚，他们在拉合尔正式结婚。在艾莎的眼中，他的丈夫是一位非常严肃、正直的人。即使在他20岁出头还是学生的时候，“你跟他谈话就好像面前是一位40—45岁的中年人”。她觉得他们早年的关系“务实”且“实用”。“浪漫姗姗来迟。”她这样说道。

去年年底，他们的女儿（一个14岁，一个12岁）迎来了一个小弟弟。据艾莎讲，在获得终身教职并成功出版一部大作后，第三次做父亲让米安非常喜悦。

“当谈论大衰退这类话题时，你知道，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能否包容彼此之间的差异，能否意识到我们彼此是相连的。”

她说：“他一直是一位了不起的父亲。但现在，他变得更加开明、更易接近。”

贫富差距和家庭债务

米安和苏菲有关债务问题的研究工作集中在债务占GDP的比重持续稳步增长的原因及后果上。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这一比例接近30%。自那时起，这个数字一直在激增，超过了100%。这种情况在全球很多国家都在上演。

研究人员目前正在探索的元叙述体现了这样一种观点：在各国，最富有的人赚的钱超过了他们可能用于消费的支出。米安说，剩余的部分不会用于投资，而是通过金融市场用于放贷，达到刺激消费的作用。

“全球经济目前主要依赖信用创造来催生足够的增长需求。”他说道。

米安指出，随着经过体系的信用流不断增加，为了鼓励人们增加借款，利率会不断下调。可当利率达到历史最低位时，利率继续下调的空间有限，这样就形成了当前的流动性陷阱，从而使全球各国深受低增长的困扰。米安隐晦地暗示道，这种信用“超级循环”的终结指日可待。

从这篇论文中，我们看到了令人震惊的社会政治影响，包括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普遍存在的不满情绪以及世界各地愤怒的民粹主义，米安这样说道。

他说：“如今，在贫富差距扩大和不公正越发严峻的大背景下，全球经济举步维艰。这造成了紧张的政治局面。肯定是哪个方面出了问题，民众都这么觉得，而且希望能找到答案。”

米安认为，增长不均衡是造成这个信用超级循环的“根本病因”，从而让人们产生了一种被剥夺了社会权利的感觉。社会成本居高不下，影响深远。他引用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其中包括美国的儿童饥饿问题、黑人男性较高的监禁率、基础设施的公共投资较低等。

“如果你是火星人，当看到这种情况，你可能会说：‘什么？这些人疯了吗？’”米安说，“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数百万民众，而民众一旦团结起来，就能做出改变，这种潜能是巨大的。他们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将民众边缘化。要是像我这样的人能发挥一定作用的话，我觉得我的作用就是告诉大家目前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共同繁荣

当米安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在他的祖国，正在掀起一场关于他个人的激烈争论。去年9月，巴基斯坦新当选的总理伊姆兰·汗任命米安出任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一职。尽管米安在国际社会享有很高的声望，但是他的提名却遭到巴基斯坦国内宗教右翼势力的猛烈抨击，因为他加入了艾哈迈德教派。在街头抗议持续了三天之后，政府撤销了这一任命。对于期待着能为自己深爱的祖国效力的米安来说，这无疑是一件令他感到非常失望的事情。

在道德信念的激励下，米安在研究中极力主张经济发展成果要为更多民众所共享。他说，这是因为经济学让我们明白我们的财富是相互关联的。

今年年初，他成为“求索共同繁荣”（Economics for Inclusive Prosperity）11位创始人中的一员。这个由经济学家构成的组织保证要想方设法提出让全体民众共享繁荣的政策建议。

该组织在自己的网站上宣称：“虽然繁荣历来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问题，但‘共同’这个修饰词却要求我们要考虑所有人的利益，不仅仅是普通人的利益，而且还要思考广义上的繁荣，包括与金钱无关的幸福来源，比如健康、气候变化和政治权利。”

他为什么会支持这个组织呢？米安表示：“因为我们大家都身处‘其中’，无论‘其中’是什么意思，都关乎大家的利益。”^[1]

康铉承（HYUN-SUNG KHANG）是IMF信息交流部公共事务交流高级官员。